

## 那碗鱈魚血

吳雅蓉

那只白色瓷碗，很素，一點花樣都沒有。

碗裡，盛著八分滿的汁液，熱騰騰，冒著煙魂的紅豔豔的汁液。卻並不怎麼覺得腥。大概是中藥材的氣味和米酒的烈，贏了血的濃重。

曾經有過那麼一段時光，我每天得喝上一碗混著中藥與酒與鱈魚血的湯汁。

那個時候，我還是被抱著、護著，用糖便能哄住的年紀。

那是最刺眼的光！手術檯上，一圈比陽光還兇的燈！燈下，圍著一群戴著帽子口罩的醫生伯伯護士阿姨。其中的一張臉，發現我在看她，她的臉向我逼來，好大的一張臉，一下子，就扭扭歪歪，模糊，暗了。我又開始飛行……。

我被帶回家的時候，兩隻腳被石膏板很緊很緊很緊地裹住，非常緊。很痛。好幾天夜裡，我躺在客廳的地板上，除了哭，再不能做別的。抽噎累了，睡去一會兒，醒來，繼續哀叫……。

直到那個深夜，父親將石膏板上的繃帶鬆開，才終於止住我的哭聲。窗外，打進一聲好響好響的雷，轟——轟轟——。

隔天，進了醫院。醫生伯伯皺著眉頭，一直搖腦袋，看起來很想罵人的樣子。父親低著頭。母親不說話。我很想對醫生伯伯說，昨天晚上有一聲好大的雷喔！真的好大聲喔，但是，我什麼也沒有說。

真的好奇怪，為什麼都沒有人注意到那聲雷呢？

母親做手工做得更勤了。她跑中藥行也跑得更頻繁了。

不知道從哪裡探聽到的消息，橋頭下的那間中藥行，後來成為母親經常光顧求教的所在。店裡的老師傅對母親說：「就先抓幾帖串氣的藥，先補補元氣，藥呢？熬煮過後，加些米酒，妳再去買幾條鱈魚，用鱈魚血來搭配這串氣的藥酒，功效呢，會再加倍。」

老師傅繼續說，就是取鱈魚血的時候，會比較麻煩些，鱈魚滑溜，所以呢，殺的時候呢，先拿幾張報紙，捲住牠的上半身，只要露出尾巴那段來，尾巴那附近呢？妳會看到一個洞，就是那裡！就從那裡砍斷！然後呢，趕緊拉直鱈魚身子，順手用力地擰，大概擠出半碗多一點的份量就夠了，就這樣，再拌進藥酒，就可以了，先喝一段時間再看看吧。

我穿著鐵鞋，扶住復健器材，在客廳的花園，獨個兒練習走路，嘴裡伴著踏出的步伐，數著數兒，六、七、八……。復健器材是兩道平行的「冂」字型不鏽鋼條，兩道鋼條，被固定在我伸開雙臂足以使力撐起身體的高度和距離，我必須每天

來來回回地走。一百遍都不嫌多。

客廳的花園，是母親特別為我佈置的。她取來一些廢棄的紙板、過期的月曆紙，還有別人不要的廣告單，剪剪貼貼塗塗畫畫，一個圖案一個圖案的，在客廳牆角那塊長方形的空間，拼出了一座熱鬧花園。沿著薄輕的木板牆面底端，她黏上各種顏色的花花草草，花草上頭，有蝴蝶，有蜜蜂，有鳥兒，再更高的地方，有好幾朵彩色的雲，握著滿天星的鄧麗君的雲，數字八月的雲，菱形方格子的雲，藍的粉紅的橘黃的雲……。母親將能找到的那些紙材、保麗龍全換了個模樣，裝置出繽紛可愛的花園。她說，這樣，我練習走路的時候，就不會無聊了。

晚上，母親幫我洗完澡之後，會在我身上灑滿香香白白的痱子粉，然後，她會把小棉被的一角放進我手裡。我最喜歡棉被角兒摩挲在掌心裡那種輕微的癢癢。母親溫柔按摩我的小腳。她以為我睡著了。

母親還不睡，她回到客廳。黯淡的日光燈，勉力亮著。偶爾，有飛蛾。

塑膠袋窸窣窸窣被打開，袋裡是要用做玩具動物眼睛的配件。那些棕黑色的眼睛們，被嵌在魚排狀的骨架上，每排骨架，有十二隻眼睛，左右各六隻。母親要做的，就是拿出大剪子，將一顆一顆的眼睛剪下。累積到一定數量之後，再

稱重、裝袋、封口。她習慣將一個空的大簍擺在腳跟前，大剪子被她仔細地在手柄處網上厚厚的棉布條，就這樣，她一剪一剪一剪，眼珠子們，就那樣一顆兩顆三顆落下……。

夜再深，簍子裡漸滿的圓瞪的眼睛，始終都醒著。

清晨，母親提了一只藍色桶子，上市場。買鱔。

鱔，蠕起來，像蛇。

母親最怕的，就是蛇了。

她永遠都忘不了，小時候，在河邊洗衣服時，一條黃黑色水蛇風速朝她游來的瞬間驚駭……。

老闆撈起一群活跳的鱔，扔進那只藍色塑膠桶。母親是連一眼都不願去瞧的，拿起桶蓋，用力關住那群纏繞的影像。

然而，鱔的交纏力量，振動著桶身。從她腳底，竄起一陣像通了電流的酥麻的哆嗦。

廚房裡，母親開了小火，將抓來的中藥材加水熬煮。

我依舊在客廳練習走路。

母親擦乾手，走進客廳，和我面對面，她也握住那兩道冷冷的鋼條，我向前走一步，母親往後退一步。我們，在飄著彩色雲朵的花園中，慢慢慢慢地散步。

再回到廚房時，瓦斯爐上的濁色黃湯，已滾出沸沸小泡。母親倒入一些米酒，熄火，蓋回鍋蓋，悶住藥酒。

她靜靜站在流理台旁。

她知道她必須得做這件事。

她還想再多等一會兒。

母親從碗櫃裡拿出白色瓷碗。備好菜刀。又回到客廳取了幾張舊報紙。

掀開藍色桶蓋，她迅速從桶子裡撈出一尾鱖。鱖掙扎，細長溼滑的軀體，咄聲跌進水槽，焦慮的彎形，急劇扭動，數張交疊的報紙，顫抖壓制住不斷蠕動的鱖身，舉起菜刀的那隻手，慌恐地朝尾巴的地方使勁揮落！鱖的扭動更趨暴烈！水槽內，舞起瘋狂。血汁開始汨汨滲出，拿菜刀的手，不再猶豫，對著尚未斷透的尾部再砍一刀！淌血的鱖，安靜了，牠被拉得直直的，沿著軟綿肉身順勢擠壓，瓷碗裡，注了半碗鮮紅。

魚屍癱在水槽一角。

母親靜靜站在流理臺旁。過了一會兒，她舀起還滾燙的藥酒，和入血汁。

我數著數兒。

母親拿了一塊冰糖，讓我舔兩口。她說，閉上眼睛，先吃藥藥。

我喝了第一口，嗆與烈，讓我嚇開眼睛，好紅好熱的顏色。母親說，喝完藥，腳就會好起來，還可以吃糖糖。我屏住呼吸，將那碗血的藥酒咕嚕喝得很乾淨。我的嘴裡被塞進

一顆甜甜的冰糖。轉過身，扶著不鏽鋼條，我繼續走路，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。」花園和數字裡面，有甜滋滋的味道。

母親也轉過身，走進廚房，水龍頭被旋開，嘩啦嘩啦的水流聲，流了好久，好久。